

家家都有志愿者，四代志愿服务组织带动全村老幼热心做公益；户户门上贴着二维码，谁家做的好事多，“码”上一扫见分晓；落后村变成了省级美丽乡村、市级文明村，土窝里飞出的“凤凰”纷纷往回飞，引领乡村振兴的时尚新风……

罗位村：“文明二维码”扫出好村风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齐斐斐 哈薇薇



二维码一扫，文明积分就出来了。陈雷摄

3月5日，记者走进河间市沙河桥镇罗位村。一进村，正遇上村民罗荷利在为街边的花木剪枝浇水。身后，他家大门上贴着“文明之家”的牌子，上面印着属于他家的“文明二维码”。

记者问：“你家积了多少分？”罗荷利掏出手机扫了扫，自豪地说：“看，2000多分了，光是闺女‘零彩礼’结婚就加了80分！”

听到记者来，村党支部书记罗全富迎了过来。说起村里的好村风，他如数家珍：“我们村家家都有志愿者，户户都有‘文明二维码’，人人争着做公益，义务劳动、义务献血、见义勇为……大伙儿攒着劲儿做好事。原来村子脏乱差，晴天一身土、雨天两脚泥，村都进不来。现在成了省级美丽乡村、市级文明村，变化太大了！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、文化人回村创业了。”

罗全富讲起“文明二维码”背后的故事，话头儿一下子就刹不住了。

“大爷帮帮团”

今年48岁的罗全富，14年前回村任职时，罗位村已经靠着电力物资回收产业成为“富裕村”，却也是十里八乡有名的“问题村”——环境脏乱差，没有硬化路、垃圾遍地、私搭乱建现象严重；民心一盘沙，5年换了6任村党支部书记……

罗全富心里的罗位村不是这个样子。

“什么叫好日子？光兜里有钱还不够！要遏制陈规陋习，培育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、淳朴民风。”罗全富想让村风变个模样。从哪入手？他想到了搞志愿服务。

82岁的罗玉恒，是罗位村首支志愿服务队“大爷帮帮团”的首批志愿者。当时和他一起的，

还有另外6位老村干部。

他始终记得罗全富刚上任时，有好几个月，时不时地把他们聚在一起，边吃边聊村里事。“他都是自己花钱，把美好的村庄、幸福的生活给我们描绘出来，为的啥呢？不就是想让人心聚起来、环境好起来吗？咱们作为村干部和党员，还有什么理由不起带头作用？”老人们坐不住了。

于是，这7名平均年龄70岁的老村干部，成立了“大爷帮帮团”。他们带头做志愿服务，组织开展各种公益活动：打扫卫生、调解纠纷、修路修桥……日复一日中，村容村貌悄然改变，村民们看在眼里，心也渐渐聚拢到了一起。

“大爷帮帮团”的成功，让罗全富心里有了底。随后几年，村上又先后成立了“五老帮帮团”“青年先锋志愿者”“小红帽志愿者”。上至耄耋老人，下至垂髫小儿，每个村民都能找到自己的志愿服务组织。

年逾古稀的罗宪奎、徐树兰夫妇是“五老帮帮团”成员。夫妻俩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已经10多年了，是沙河桥镇的“优秀志愿者”。每天一大早，他们就穿上红马甲，清垃圾、搞卫生。去年，为了增加集体收入，罗位村修建了儿童乐园，所有岗位均为志愿岗。徐树兰第一个找到罗全富，要求上岗。“这几年，村里变化老大了，不光修了路，还通了自来水，更重要的是风气好了。俺们两口子也想为村子出一份力！”徐树兰说。

“学雷锋纪念日”这天，吃完午饭，65岁的罗宪奎就来到村里的道德大讲堂，给孩子们放映红色电影。十几年前，在村干部们的再三邀请下，在广州打拼多年的他，回村当了村幼儿园园长兼电影放映员。前几年，村上还没建道德大讲堂时，他每周末都把银幕挂在家外的外墙上，给村

民放电影。

文明能积分

村庄面貌日新月异，志愿服务成了罗位村的一大亮点。怎样让文明可以量化呢？去年4月，罗全富和村干部们商量，推出了文明积分制度。

文明也能积分？做什么事可以积分？年终怎么评比？……这一系列问题，在连着几日的村民代表大会上，讨论得十分热烈。大家集思广益，把能想到的文明行为、激励措施都列出来，爱党爱国、美德新风、移风易俗……总共列了7大项、25小项。“参军入伍200分、见义勇为80分、结婚‘零彩礼’80分、义务献血30分、义务劳动10分……”村委会大喇叭上，罗全富详细地给大家讲解。

标准既定，还得便于公开，才有激励效果。“用二维码吧，既可以实现信息的完整性，也可以随时更新，还可以在全村公开，以有形的量化促进无形的村风。”这一提议让罗全富和大家纷纷点头。

罗全富当下拍板：“好，只要有志愿者的家庭，都颁发‘文明二维码’！”

创意二维码

提出“文明二维码”的，是罗志远和罗宝台，他俩都是回村创业的大学生。

罗志远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研究生，4年前，回村办起了沧州凌信再生资源有限公司，生意风生水起。在用自己的知识带动企业和行业发展的同时，也当起了村里的志愿者，为村子发展输入了一股新鲜血液。今年，他和女朋友还响应“零彩礼”号召，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。浙江

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罗宝台，回村带动乡亲们从事软件开发是他的梦想。回来后他担任了村上的网格员，为村民们服务。

“这些年，村里发展快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创业空间，我们愿意回来为家乡多作贡献。现在我是村里的志愿者、网格员，没事儿就扫一扫门口的‘文明二维码’。不光扫自家的，也扫别人人家的，谁家分值高，就让谁家当榜样，大家都服气。”罗宝台说，短短几年，罗位村志愿服务从零开始成为潮流时尚。家家集思广益，把能想到的文明行为、激励措施都列出来，爱党爱国、美德新风、移风易俗……总共列了7大项、25小项。“参军入伍200分、见义勇为80分、结婚‘零彩礼’80分、义务献血30分、义务劳动10分……”村委会大喇叭上，罗全富详细地给大家讲解。

2019年，村中重修道路时，这条西高东低的路成了改造难点。青年志愿者们发挥各自优势，融合了工程设计、循环水设计、旧物利用、喷泉设计、建筑施工等多方面技术，在路中间修建了这条集排水和观光于一体的长渠，既解决了多年来因地势造成的积水问题，也美化了村庄。如今，荷花长渠成了网红打卡地。

乡村“志愿红”

在罗位村，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成为志愿者，志愿者地位也越来越高——

村里每半个月召开一次村民志愿服务大会，志愿者可参与乡村治理中来；每年召开一次志愿者年会，评选优秀志愿者、文明家庭，总结经验教训；村里将中秋节定为“罗位村志愿者日”，这一天，志愿者们齐聚村委会，一起话未来；村里不定期组织志愿者参加红色旅游，开展红色教育；文明积分不仅能兑换礼品，还能与银行授信额度挂钩，积分越高，贷款额度越高……

“志愿红”就像一颗颗火种，点燃了村民们建设家乡的热情。“每次俺穿着志愿者制服走在村里的时候，都觉得特别自豪！大家做好事得了积分，也愿意拿出来晒晒，心里可骄傲了。”村民罗全想开心地说。

去年下半年，罗位村儿童乐园投入使用，每天都有40多位志愿者义务出工，半年盈利10多万元。这笔钱被用在了村庄面貌改造提升上。工期过半时，罗全富向全村人征集街道名称，团结、志愿、文明等反映罗位村精神文明的词汇，被提及的次数最多。

成了省级美丽乡村、市级文明村的罗位村，成了十里八乡人们羡慕的地方。他们通过“志愿红”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成功模式，也在河间市徐徐铺开。

金牌教练对大运河的述说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71岁的时中秀，眼神里有光，是那种很亮很亮的光。

尤其在谈到武术、谈到师父、谈到大运河的时候，眸子里的光尤其明亮。那是沧州武术灿烂了世界的亮度吗？还是大运河水波一样生动的激滟空灵？

运河

在建华街上走走停停，时中秀故意放慢脚步。

离开这里很久了，但巷子似乎从来没变过。拐进一条深深的胡同，一双燕子呢喃着飞来飞去衔泥筑巢。她痴痴地望着，很久没有说话。

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她回来了，这里有她的童年，有几时的记忆，有最初的梦想，有决定了一生的爱好。

“我们住在运河边，喝的是运河水。每天，扛着扁担去运河边挑水，是我很重要的一项家务劳动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扁担放在肩膀上，我从家里出发，一路向河边走去。河坡旁用长木板在水中搭了个小木台，方便人们取水。我踩在木板上，一只手拎着空筐，小小的身子探出去，把水筒甩出一个小小的弧度，正好甩进水里，那水就咕咚咕咚地打好了。”时中秀说着，不自禁地做出甩水筒的动作，因为有长年武术根基，那动作潇洒极了。

忽然想起“镖不喊沧”其中一版的故事。沧州运河边船上决胜负过镖师的红衣小姑娘，真不一定是传说。

那时，时中秀住在建华街南边的胡同里，每天都要自南向北穿越整条街，到四合小学上学。冬天，河里结了冰。他们几个小伙伴约好，到河里滑冰过去，上学放学的路上，就是他们快乐的滑冰时光。时中秀家附近有个大坑，坑边有人用柴火、麦秸泥了个大冰窖。冬天，他们把运河的冰块凿下来，放到冰窖里，夏天再卖。时中秀对那个大冰窖充满好奇，每次经过这里，总要多瞅上几眼。

下午放学后时间充裕，他们有时绕路去水月寺玩耍。那时水月寺常年关闭，门上一把大锁，与世隔绝。这可难不倒孩子们。寺门底下有个大洞。他们从这里爬进去，迎面就见威猛可怖、神气活现的哼哈二将，都吓得惊叫连连、缩作一团。时中秀胆子大，半天没听见动静，再看，原来是泥塑像，告诉伙计们不要怕，大着胆子往里边走。寺内树木参天，空空荡荡。到了大殿，只见浮雕栩栩如生，饶是一群孩子，也叹为观止，为之深深震撼。“这一辈子去过很多地方，像水月寺大殿内如此高水平的浮雕，我还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。”时中秀说。

那时运河里浪大水急船也多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盐场北面大运河上建起了北环桥。北环桥俗称北吊桥。南来北往的各式船只都聚集在吊桥下，等待着吊桥升起，扬帆起航。那时，时中秀刚工作不久，上下班路过这里，会情不自禁地驻足看水、看船、看桥。

习武

时中秀有个女同学叫邓文英，两个人是近邻，关系好，常在一起学习玩耍。邓文英的父亲邓田夫，是附近有名的书画家、武术家。老人长年义务授徒，不取分文。入夜，他家小院门楣上的电灯，在漆黑的夜中撑开一片天地，从门前到运河岸边的空旷场地，就是邓田夫和弟子的练武场。

这个练武场对时中秀充满吸引力。好几次她藏在夜色里，偷偷看着练武场上舞刀弄剑的人们，心里又是向往，又是羡慕。

邓田夫仿佛看懂了女孩子的心思。一天，他喊住来找女儿玩的时中秀，让她学着邓文英的样子，压压腿、踢踢腿，然后郑重地说：“很好呀！晚上你也来吧，和文英他们一起练。”

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，时中秀来了。从此，她的一生就再也没有离开练武场。练武场上多是男孩子，坚持练下来的女孩子只有4个，其中一人叫温静，出自武术世家。时中秀没有家传、没有根基，可她对武术的那股子热情，以及为练武不怕苦、不怕累的倔强性格，让她很快脱颖而出。

邓田夫很喜欢这个女弟子。两家住得又近，授武之外，他还教她国画。那时，家家条件都不好。家中只有一盏煤油灯。灯下，母亲要缝缝补补做针线活儿，她和兄弟姐妹们要挤在一处写作业。那时的煤油凭票供应。她要去钱铺街打煤油。为了打灯尽可能亮些，点灯前，她都要特别认真地擦干净灯泡。她也是陪伴母亲做活计时时间最长的那个孩子。其他兄弟姐妹们四散睡去，她还在刻苦画画。

那时邻里亲厚如家人。每年除夕，邓田夫都会喊时中秀一家一起守岁。和他们守岁的，还有一位世伯伯伯。世伯伯伯是天津人，满腹经纶，与邓田夫是发小，那时正被下放沧州劳动改造。包完饺子，众人围坐一处，听世伯伯伯讲《辛十四娘》《宁采臣与聂小倩》《雍正剑侠图》等故事，那场景至今仍深深印在时中秀脑海中。

“师父正直、宽厚、热情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”时中秀说，后来上山下乡，再也不可能画画，武术却坚持了下来。很多年后，当她踏遍沧州城乡，寻找适合练武的幼苗



时中秀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一张“冠军全家福”，那是她的冠军学生们来家中看望她时的大合影。王少华摄

时，她常常想起自己小时候，躲在暗处看人们练武的情景。她想，一定要把那个角落里怯怯的女孩儿找出来，说不定她就是武术的希望，就像师父当年把她带到练武场一样。

传奇

1968年，时中秀和很多同龄人一样，上山下乡当起了知青。

下乡的地方很偏僻，四面野洼，荒无人烟。长年习武，她已养成早起的生物钟。每天清晨，她都一个人跑到洼地练功。

这个秘密很快就被大家知道了。人们问她练的啥？那么上瘾。她答：武术。人们觉得不可思议：武术有啥好练的？又没老师督促，干上一天活儿多累，多睡会儿不好吗？她笑笑，这就算是回答了。过后，依然接着练。以至于很多年后知青聚会，大家还会开玩笑：时中秀，原来你那个时候就铆着劲儿要当金牌教练啦！

她当然没有先见之明。彼时练功习武，不过是爱好使然。

她画画的才能很快显露出来，领导安排她负责下乡点的墙报。因为墙报办得有特色，而被认为认真、细心，下乡结束、返沧后，被分配到药材公司当会计，一干就是5年。

那是她特别郁闷的5年。在别人眼里，一个女孩子当会计，多好！可她就是不快乐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运河水已经干涸了。她的快活几乎全和武术有关：她喜欢走过河床，和师父、师姐妹们去对岸练武；喜欢代表沧州去外地参加武术比赛；喜欢赛场上竞技夺冠的感觉，也喜欢认真观摩各路选手不同的武术套路……

1976年，当她接到去体校任教的通知书后，她像个孩子似的高兴极了！

一条大通铺，数个铺盖卷，卷起来就是教室，铺开就是宿舍。她和孩子们睡在一起，除了教武术，还要照顾她们的生活起居。

她比年龄最长的学生，还大不了10岁，但职责所在，该担起的担子，必须一样不少地担起来！学生中有不少“小不点儿”，还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能力。她给学生刷鞋、洗衣服，病了喂药、饿了做点花样儿的饭菜端过去……她也变得越来越开朗、爱说爱笑了。

那时，经常要到石家庄出差。早晨训练完，她给孩子们布置好一天的训练内容，然后上午10点左右的火车。下午到了石家庄，先买好回程车，再紧锣密鼓地办事。办完事，再连夜坐火车赶回沧州。从沧州下了火车，正好是第二天凌晨3点多。她一个人，也不坐三轮，从火车站一路步行到体校。到了体校，天刚蒙蒙亮，正好开始第二天的早训课。

很久之后，一次师生聚会时，当她的冠军学生们听老师说起，现在去石家庄出差，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早训课，她还这样倒车时，好几个学生当场洒泪。她却笑着说：“这有什么？当初能做到，现在也能做到呀！”

对学生，她是真严，也是真爱。看着一茬茬的孩子走向世界冠军、亚洲冠军、全国冠军的领奖台，看着她走进省队、国家队、走进高校，她的心里，比自己得了冠军还高兴。有一年世界武术锦标赛，十几个参赛选手竟然都是她的学生。赛场相逢，大家说不出的感慨和感动。

不知不觉间，人们开始叫她金牌教练，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注到这个普通武术教练的身上。她和她的一代代冠军学生的故事，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。

她成了沧州的传奇，成了全国武术界的传奇。而实际上，她并没有改变过什么。每天清晨雷打不动的早训课上，71岁的她还是那么精神抖擞，即使脸上多了岁月的风霜。



镇、村干部和志愿者们在一起。陈雷摄